

中国 如何影响世界

对力量的思考

强权如瓷器，当国者需谨慎从事

张剑荆 著

HOW WILL CHINA USE ITS INFLUENCE?

新华出版社

中国 如何影响世界

HOW WILL CHINA USE ITS INFLUENCE?

对力量的思考

强权如瓷器，当国者需谨慎从事

张剑荆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 / 张剑荆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011-8164-3

I. 中… II. 张…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②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F124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1463 号

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

作 者：张剑荆

责任编辑：许 新

装帧设计：毛雨设计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九章图文设计公司

印 刷：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164-3

定 价：35.00 元

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64462080

自序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持续了四五年的过程。虽然编辑成书是今年的事情，但就写作时间上看，与作者 2005 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崛起》一书比起来，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写作时间上的这种情形，说明了目前这本书与《中国崛起》的血缘关系：部分是母亲，部分是儿子，两者血脉相承，都可以归之为作者围绕中国崛起这一主题所做的思考。《中国崛起》是作者将这一主题进行系统化的尝试，而摆在眼前的这本书，则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和进一步延伸。与系统化、学术化味道比较重的前者比较，这本书则有着更鲜活的色彩。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在媒体工作的评论员，我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主题。我记得我最早一篇谈论中国崛起的评论，发表在 1996 年 8 月份，在这篇文章中，我自不量力地提出要构建一种如何对待力量的国家哲学。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当回头检视这些年写的文字时，发现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也算是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吧。当编辑这本书时，又一次不自觉地“对力量的思考”当成了书名。

国内对中国崛起话题作出积极回应是在 2002 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在 2006 年的播出，更是将这一主题推进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

这一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话题，开始进入了其他学科人士的视野，也正是更多人士的关注，才形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大潮”。当然，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仍然是有分歧的。记得2007年2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召集了一个“大国崛起”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是一批当前十分活跃的学者。大家在“大国”问题上，在“崛起”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我十分尊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是不是大国，对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都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中国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次研讨会，当时一位海归学者向一批记者编辑谈中国崛起，这位学者报告了华尔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在他看来，中国崛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没有等他讲完，我的一位好朋友就站起来说，“我们不听了，我们要吃饭了”。显然，我这位老友的“行为艺术”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在国内还有人挨饿的情况下，说什么崛起呢，更谈什么大国呢！这两次研讨会上的情形是类似的，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看法或情绪，那就是，在中国国内还面临着严峻的转型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谈什么大国谈什么崛起吧。

我是赞成将中国崛起置于中国总的转型背景下来看待的。这种看法构成了《中国崛起》一书的特点之一。但是，不能因为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去研究崛起，甚或否定崛起的现实存在。在我看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衡量——比如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都是如此。如果连中国都称不上大国，那还有几个国家能够称得上大国呢？中国毫无疑问也在崛起，如果连一个经济连续增长了30年的国家都不能说崛起，那还有什么能够称作崛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研究中国如果不顾基本事实，只讲价值规范，这样的研究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其研究结论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许多朋友，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多重

维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他们担心，“大国”、“崛起”的提法有可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来炫耀权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无视中国崛起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封闭起来埋头自己事务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怪物；同样，一个只是处处点头，一味追随与理想中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也是一个怪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国家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这一逻辑未必一定符合统治精英或领导人的价值取向。例如前苏联国家的行为逻辑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行为逻辑，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是有不同，但不要夸大这样的不同，其实，变化的主要是力量，而不仅仅是价值取向。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降低到仅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如果俄罗斯的实力重新恢复到前苏联第二大国的位置，那会怎样呢？再例如，美国几乎不会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军队，但是在国际冲突中却频繁地使用军事手段，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对外用兵，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国家间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国内权力运作的机理。然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许多幼稚的、浪漫的看法，总是占据着知识分子们的头脑。他们总是忽视了国家间关系不同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国家虽然要对国内压力做出回应，但它也要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回应，这使得国家永远都在冲突与合作中权衡力量以便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回应。

我仍然坚持《中国崛起》一书的观点，即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事件之一。对这一代以及未来几代地球人类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中国因素”、“中国问题”便成为甩不开的现实，而对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中国人来说，思考这一问题更是一种责任。从简化的或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如何对待力量的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

思考对象不是中国，不过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有着值得重视的价值。我的每一篇文章都预设了一个中国取向。所谈论的对象或许是某个别国，但问题意识却是中国的。我想这也是我的“国际评论”同许多流行的国际评论不同的地方。

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秩序正处在自形成以来又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是这一转折的推动力量，但同时也为变动中的其他力量所推动。本书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与中国关联上。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在不经意间巧合在一起。“9·11”事件造成了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的形势，而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则标志着我们对自身的再认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似乎转眼间，问题变得不那么一样了，一个新的国家就像隐在烟霭中的山峰，清晰地展露出不一样的景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崛起的舆论形成了。

这本书之所以写成，得益于我作为“专栏作家”写下的若干时论。读过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南风窗、财经杂志、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朋友，对本书或许不会陌生，尽管我对若干文章做了编辑，但仍能看出当年的一些痕迹。就我个人的阅读口味而言，我十分喜欢并珍视这里的文字，那些看起来是急就章式的文字，总是艰苦思考之后的灵感闪现。简洁明快一直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可惜这样的语言风格在对学术化的过分追求中常常遭到扼杀，成为了沉闷的文字堆积。

黄钟先生仔细审读了本书，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的每一处“朱批”都进行了考虑，但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是不可以算在他头上的。何江涛先生是编写本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要感谢他的热心、好心和关心。

导言 倒退着进入未来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面对全球范围内力量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趋势，倒退着走路可能更容易使人们保持警醒。那种大踏步向前的高调，在现实中起到的往往是催眠曲的效果，而一个被催眠的人是靠不住的，正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

许多人都有倒退着走路的体验：你的身体面向着过去，过去的风景一直留在你的视线里，在你的脑海中刻下印记，然而同时，你又要小心谨慎地留意你脚下和身后的路，对即将来临的未来保持着警觉。人就是这样倒退着走入历史。这是人类命运中奇特的一面。

我想，未必会有很多人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在现实中，人类对于未来表现出的热情似乎远比对历史的兴趣要强烈得多，经济学家们计算出了未来许多年的增长曲线，描述了未来什么时间一个国家达到的国民收入水平和在世界中的位次，军事专家谨慎地收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力量变化的信息，试图及早为应付军力的失衡做好准备，政治家虽然要处理当下各种政治团体、党派的利益分配以及争端，但是，他们对未来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政治要处理的问题，根本上说带有“将来时”的特点。

未来当然是重要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本性之一也是探测未来、拓展未来。所有的思想家都被这个主题所吸引，尤其是在世纪转换时期，神秘的未来在人类身上唤起了强烈的激情，正如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的那首《红发美女》：

你们的嘴和神的嘴是一致的，
成规的嘴。
宽大些吧，当你们
拿我们去和典范的至善相较。
我们在精神领域的各方探险。
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我们只求给你们带来更广阔更奇异的天地。
那儿神秘开花给有心采摘的人，那儿有翻新的火焰，未睹过的色彩，
千百种未知的隐欲
都期待我们赋予现实。

这首诗描述了精神历险者的孤独，这位历险者采取的姿态是向前扑向未来的，这是无畏的勇士采取的姿态。

可是在以国家为主角的世界里，诗人描述的这种历险者形象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国家行进的姿势是面对着过去，背对着未来。其含义是：

一、国际关系中的角色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都受着历史记忆的支配，如果说，单个的人尚能偶尔脱离自己的历史的话，那么，国家在国际领域的角色，就是彻底的历史动物。通常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看起来是未来景象的场景，不过是过去的影像而已。人们总是运用从历史中得

来的概念、公式分析现在，展望未来。

二、国家并不是只能在历史垃圾堆中转悠的盲者，只不过他们往往要透过过去的风景来探测背后的道路，通过粗略的预测来预想身后的路径。危险的陷阱可能就在你的身后，你随时都有可能掉进去，纵然远大的前程曾经被论证为是铁定无疑的。

对我们来说，这里讲的东西对理解本书要谈论的世界有何意义呢？

首先，目前的世界也是历史的延续，这里的历史是指冷战后开始的那个历史时期。从这个视角看，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转型中的大国，都对国际合作倾注了前所未有的诚意和热情，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出现了新的气象，有了新的方向。欧洲，这个被美国人称之为“旧大陆”的地方，如今却像 18—19 世纪的美国新大陆一样，充满着探索的激情，货币已经统一了，一部统一的宪法已经制定出来。

其次，推动世界重组的动力仍然强劲。如果要为这架动力机器取个名字，我想，没有比全球化更合适的了。有不少人认为，“9·11”事件后，全球化的势头被遏制了。实际上，“9·11”事件是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而不是相反。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保持着隔绝状态，而这些国家的日子通常是很难过的。当然全球化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即使这些问题，也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才能得到解决。国际社会也日益认识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失败”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而“国家失败”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全球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对待全球化过程中的这个方面。就当前的世界形势来看，真正的危险恰恰是“脱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那些被全球进程甩掉的国家，是最危险的。

第三，美国的实力以及对其力量的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持久的、激烈的辩论。美国是否在衰落，其他力量中心与它的关系是否会形成联合制衡美国的局面，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变数之一。历史学家

们一再援引历史经验提醒美国人：大英帝国的最终退场，罗马帝国的最终衰亡等等。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写下了动人的句子，以教育、感化、提醒美国当权者：“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所说的永远做世界霸主，任何国家都无计可施。但这么做明智吗？”肯尼迪的话正是当一个国家“背对着未来”行进时，通常都要面对的忠告，一种来自历史的忠告。即使像美国这样涌现了许多世界级预言家的国度，也同样无法避免背对着未来这样的宿命。

第四，21世纪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世纪。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指的是那些在人口、国土等自然特征上具有大国禀赋的国家。在近代早期，那些称雄一时的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实际上都是小国，但是，小国称雄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那些在自然意义上的大国，如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正在崛起。这一前景对于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世界将如何构建以适应大国的兴起，尚需要进行认真的探究。

倒退着走入未来。有人可能会说，这个调子太低了。对于这个指责，我的回答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面对全球范围内力量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趋势，倒退着走路可能更容易使人们保持警醒，那种大踏步向前的高调，在现实中起到的往往是催眠曲的效果，而一个被催眠的人是靠不住的，正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二

对于倒退着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国家而言，有一门学科显得特别重要。它就是专门研究国际间权力关系、研究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最近几年，这门学科在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一次，我与

同事开玩笑说，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可以让他选择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它将是未来的显学，“像现在的经济学家一样”。

经济学家显耀起来，是这几年的事，而国际关系学呢，用阿Q的话说，祖上可就阔多了。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国际关系就已经是显学了。孔圣人、孟夫子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国际关系学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他们周游列国，四处推销治国主张，游说列国诸侯，以仁义治理天下。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是“大理论”，像仁义、大同就堪称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永远正确的原则。

孔孟如此，更无论战国时代的那些纵横家了。比如，那位腰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即是一位深知国际关系奥妙的人物。他在游说赵国国君时提出了著名的“安民之本，在于择交”的理论，外交被说成是治国的首要政策，他说：“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外交盟友选对了，老百姓就有福了。苏秦靠他那一套理论，说服了六国，“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的成就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你看，“从约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欧盟秘书长，但是，苏秦比欧盟秘书长可要厉害得多了，原因是，他同时还兼任着六国的首相！据说，苏秦的车队路过洛阳时，周朝的天子周显王一看他的那种王者气派，赶紧派人洒扫街道，并在路边迎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铺上红地毯，鸣响礼炮，检阅欢迎的群众，天子亲临机场迎候，连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都跪在地上，而且亲兄弟竟然都不敢抬头看他。据记载，苏秦在穷愁潦倒时，他的嫂子很看不起他。这时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苏秦笑问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为什么以前那么蛮横不逊而现在却这样谦恭下作呢？）

嫂蛇行匍匐，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他的

嫂子像蛇一样爬在地上，对苏秦一再叩头请罪：他三叔现在不得了呀，地位那么高，钱那么多！）

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贫穷则父母不予，富贵则亲戚畏惧，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我现在算看透了，连家人、亲戚都势利眼。穷困落魄的时候，连父母都不把自己当儿子看。要是当年我在洛阳郊外有 200 亩地，过着小康的日子，能有现在这么出息吗？）于是散尽千金。（《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这个苏秦是一个很幽默的家伙。就是这个人，阻挡了强秦的进攻，使秦国 15 年不敢越过函谷关，也就是说，是苏秘书长暂时挽救了六国的性命，至少是延长了六国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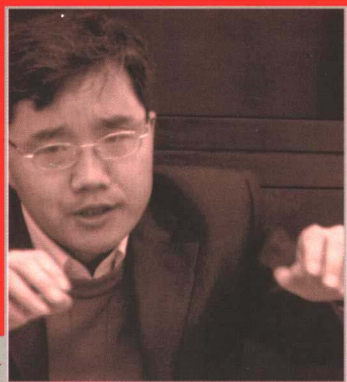
在正统的思想史上，苏秦似乎总是受到排斥，似乎他除了能说会道，追逐名利，没有太多思想。当时及后来的士大夫很是看不上他，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他长期供职的燕国，有人造谣说，苏秦是卖国贼。但是，现在看来，他很了不起。司马迁就很为苏秦抱不平，他写《苏秦列传》的目的，就有为苏秦平反的意思，他说：“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在我看来，只是他提出的八个字，“安民之本，在于择交”，就足可名垂青史。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外交政策以及盟友的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福祉。对于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国家决策者来说，“择交”毕竟是一个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事情。

差不多 2000 年后，西方一位名叫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国际关系分析》。写这本书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大战的阴云笼罩了地球。该书第一页第一句话就写道：“在我

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 30 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谨，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是人类的“生死之学”。中国古代兵圣孙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用兵关涉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医学是人类生死之学，国际关系也是生死之学，前者关注的是个人的生与死，后者涉及的则是国家的生与死。前者大家都承认，而对于后者，可能就有争议。实际上这个争议是这几年才有的，而在冷战时期，是没有争议的，那时人们处于核大战的危险中，核大战的可怕在于“相互摧毁”，同归于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关系学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在新的 大国时代，对于那些置身剧变中的 大国，是没有理由不重视“生死之学”的。

国家往往并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大，也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富于理性。正是基于此，我们说“强权如瓷器”。因此之故，当国者需要谨慎从事。同时，由于国家并非一人一姓之国，其荣辱死生，事关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国民，都有责任关注其命运，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一个国家倒退着创造自己的未来之时，它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用历史经验教化国家的责任。历史经验的缄默，对国家而言是最为危险的。



作者简介

张剑荆，笔名东方更夫。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现供职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社，任副总编辑。作为资深时事评论员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近年来就中国的战略转型等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主要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南风窗》、《财经》、《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领袖危机》（2001年）、《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2005年，2007年韩文版已出）等。

关于本书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面对全球范围内力量大规模转移的历史趋势，倒退着走路可能更容易使人们保持警醒。对于倒退着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而言，有一门学科显得特别重要，它就是专门研究国际间权力关系、研究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医学是人类生死之学，国际关系学也是生死之学，前者关系到个人的生与死，后者涉及的则是国家的生与死。国家往往并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大，也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富于理性，所以我们说“强权如瓷器”。因此之故，当国者需要谨慎从事。同时，国家并非一人一姓之国，其荣辱生死，事关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国民，都有责任关注其命运。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本书系统分析了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如何从衰落到崛起，更主要的是试图引起当政者的警惕，面对自身的日益强大，如何记取历史教训，像对待瓷器那样谨慎呵护。强国只有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恭敬地呵护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强盛的国力，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许 新

特约编辑：马丹梅

装帧设计：毛雨设计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1

导 言 倒退着进入未来 /1

第一篇 中国的崛起革命：通过改革实现崛起 /1

一 从衰落到崛起 /3

二 韬光养晦 /15

三 稳在亚洲 /41

四 探寻一个体系共识 /57

五 中国崛起与日本 /75

六 通过改革实现崛起 /89

第二篇 别了，旧世界：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 /109

一 在送葬曲中行进：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111

二 重新崛起：俄罗斯的普京时代 /133

三 颜色革命：从稳定弧到革命弧 /157

四 欧洲的焦虑 /165

五 亚洲的冲击 /177

六 流乱四起 /187